

優等獎

上去臺北

郭惠珍

我在臺北出生，高雄長大。這其實沒什麼好說的，直到同學發現我的身分證字號和他們不同，我才了解自己的無知。「A」開頭的身分證字號，因為異於同儕而備受好奇，這變成一件很炫的事情。成為焦點，起初還有一些得意，但再追問出身，我卻答不上來，很快失去得意，反而覺得丟臉。無知是一條冒出毛線衣的線頭，知道得越多，抽出的線也越多。用力一拉，原來完整的人形失去形狀，成了一團打結的毛球。

父親在我的童年缺席。對應我的成長階段，父親有不同的職業和居處。他先後在美國開餐廳，臺北從事裝潢，左右相伴的伴侶不是我的母親，是一位父親要我稱為阿姨的人。聽說某個時代某個年齡層，有一段美國淘金夢，時髦的父親，趕上了那股熱潮，在我出生的那一年，帶著阿姨毅然前往那個富貴鄉。直到我上小學，他才帶著阿姨和我的妹妹，孑然一身的回到臺灣。在這之前，他們偶爾返臺，阿姨回去臺北，父親先來高雄，再上去臺北和阿姨會合。甜食在家裡是稀奇的。母親不喜歡吃甜食，也覺得甜食不健康。每一次父親回來，都帶著一袋一袋的巧克力，有杏仁餡，花生餡，夾心餅乾的，很是新奇。偶爾也帶我和母親去漢神百貨、大立百貨買玩具，在五福路大圓環的小騎士吃炸雞薯條。這對和母親相依，鮮少聲色休閒的我來說，簡直撥開了眼上那層幽邃的膜，發現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「爸爸上去臺北，要回去美國了。」母親說。他每次回來，總是在半夜回來，停留一個或兩個白天，在清晨，天剛亮的時候，搭長途車離開。好像所有事情都得偷偷進行，見不得人。我早已習慣沒有父親的生活，與其說是習慣，不如說自己不會發現原來便缺少的事物，因此對於有沒有父親這件事的認知，還處在起點。也許當初我剪掉多餘的線頭，按著自己塑造的人形，或許還能保留人形的式樣，若無其事的生活，即使有一種突兀的異感。

皮亞傑 (Piaget) 的認知發展理論這樣說，二到七歲的前運思期，是兒童具備自我中心邏輯直接推理的時期。或許能夠解釋我看見紅紅綠綠的巧克力包裝紙和百貨公司宣傳冊，首先聯想的是那個買巧克力的人，以及「上去臺北」這句話，表示那個來了又走，出現又消失，過客一樣的存在。

有一天，我也要上去臺北。

「要不要一起上去臺北？過幾天再回來。」母親問我。我點點頭，剛上小學的自己，不是很明白這是什麼意思，只是答應。我和母親，在我平常應該上床睡覺的時間出門，入夜有點涼意，等車的時間有些漫長，我對臺北除了父親和阿姨之外沒有其他的理解和想像，搭著碧綠色的客運北上，飛馳在高速公路，黑黑的夜，吞掉黃黃的光，遠方小小的點點，忽明忽滅。

「睡一下，睡醒就到了。」母親小聲地說。說完，左手拉了絨毛座椅旁的桿子，右手用力推下椅背，形成一個滑梯的弧度。我脫掉鞋子，曲起身體，抱著雙腿，躺在母親打造的床上。途中幾次醒來，母親仍是挺直著椅背，面無表情的盯著前方，我感覺不到一絲情感，不曉得母親正看著什麼，在半睡半醒間感覺眼前的人有點陌生，像是另一個人。下車時已經天亮，母親拖著行李，我拖著暈倦的身體，走在名為臺北的街頭。帶著烙在我身上的記號「A」，來到出生的城市，卻陌生得不得了。雙眼好像重新覆上那層幽邃的薄霧，分不清四周。

這幾天我們住在阿姨的家，我和母親睡在客房。其中一個下午，我們一家人去了七號公園，排排的椅子圍

著半圓的舞臺，頗有百科全書裡羅馬競技場的氣勢。那裡有高聳的樹，涼亭，溜滑梯，水池，可惜沒有海。在草皮上奔跑，我和見過幾次面的妹妹開始熟絡。妹妹和我同年出生，大大的眼，白白的皮膚，說話中英文夾雜。雖然我的單眼皮從開始便訴說著我們的不同。她和我炫耀她的玩具，那些我從沒看過的玩具，我一點興趣也沒有，一點也沒有。她從冰箱拿出巧克力，棒棒糖，數量種類比父親給我的要多出太多太多，我一點都不想要，一點都不想。我們經常在四層樓的房子裡玩捉迷藏，兩個人玩瘋了。一次，我躲進二樓的主臥房，房間和清晨的臺北街頭一樣安靜，我聞到熟悉又陌生的氣味。環顧房間，牆上掛著一張裱著白色木框的結婚照，玩心一哄而散，心裡酸酸的。走出房間，假裝自己只是經過，回到客廳，坐在軟軟的沙發上。妹妹找不到我，便回到客廳，問我剛才躲去哪裡了。我看著她，看著結婚照裡的兩人的結晶，說不出話。她的五官，比穿著白紗的阿姨還要深邃。

隔天我的肚子發疼，母親和父親不在。阿姨看我遲遲沒有下床，進到客房查看。「我肚子痛。」我說。那時暑意正濃，我卻冷得發抖。阿姨有些著急，騎著機車，帶我和妹妹去附近診所看診。妹妹站在機車踏板，我坐在後座。陌生的街景飛快經過，一幢幢連棟的房子，大大的馬路，好多好多的車。虛弱的自己忘了那日是否擁抱著她，我只記得寶健運動飲料的滋味。

英文字的首字，擺在那串生命編碼的最前面。除去這串編碼，我是什麼？我成了一團打結的毛球，帶著自找的傷感，轉瞬失去妄自形塑的家的樣貌。家，應該是什麼樣子？

禮尚往來般，阿姨某天也帶著妹妹來到高雄。妹妹帶了她最愛的兩支娃娃來，把其中一支送給我。我沒什麼可以回贈的，索性教她騎腳踏車。我感到有些緊張，在臺北以外的地方見到妹妹，沒來由地反而不好意思。大家去海邊玩沙踏浪，比起人造的公園，妹妹更喜歡自然的海水。夜裡我和阿姨妹妹同房，這讓我難以入眠，

我側過身，看著熟睡的阿姨，她的鼾聲和母親相當。父親和母親的房間傳來低聲喃喃，他們見面的夜晚總有說不完的話。我感到煩躁，只希望不屬於這裡的人上去臺北。

「如果媽媽跟爸爸離婚，妳要跟誰？」母親突然這樣問，手上握著剛甩開的米白色浴巾。他們上去臺北後的某一個早上，我們在屋外的埤仔曬衣服。那天的陽光如昔，衣服也是我和母親的那幾件。

「跟媽媽啊！」我想都沒想地回答。

「跟爸爸有玩具，有巧克力，阿姨也對妳很好，還帶妳去吃牛排，妳也很喜歡妹妹呀……」母親頓了頓，我隱約聽見她嚥下口水，捏著曬衣夾，一邊將浴巾夾上鐵製大衣架一邊說。

「我更喜歡媽媽。」我和母親一起生活，這就夠了。我想起那張婚紗照，那股陌生又熟悉的氣味又飄上我的鼻間。我沒有跟媽媽說過關於那幅婚紗照的事情，直到今天也沒有。

關於我對父親的認知，如果退回到○到二歲的感覺運動期，或許能夠解釋得精確一些。感覺運動期指的是嬰孩透過感官器官探索外界，具有本能的反射動作。例如每當和嬰孩遊戲，用雙手摀住臉他便以為你消失了，雙手拿開你又出現了。透過雙眼辨識，本能地判斷存在與否。我的情緒騷動，沸騰，本能地想要消除這種詭異的傷感。只要他上去臺北就好，我心想。

大學離家求學。人生簡歷表增加更多欄位，出生地臺北市，戶籍地高雄市，學籍地花蓮，桃園……旅居的地點一年年增加。同一時間，父親和阿姨搬到風城，我偶爾前往拜訪。不久，得知阿姨病了，需定期上去臺北進行放射治療。我當時人在花蓮，得先上去臺北，搭乘西部幹線列車，在山海線交界的車站轉乘客運才能抵達父親的住處。在搖晃的列車和客運裡，常常想起等待北上客運的夜晚，母親為我鋪開的床，還有她那張陌生的臉。見到阿姨時我有些驚訝，她的相貌如昔，即使頭髮因為放射治療而剃短，身材瘦了一點還是看

得出過去肥胖的輪廓，步伐緩慢浮沉。像吹不飽的氣球，忽脹忽消，在半空中不能停滯，在地上又飄飄然。

我和阿姨見面不外乎問問彼此近況或談論妹妹的男朋友。平常由父親負責照顧阿姨的起居，妹妹則假日回來換手。中午，阿姨讓我出去買兩個排骨便當回來。

「一個妳的，一個爸爸的。我只能吃白饅頭，明天要上去臺北治療。」阿姨幽幽地說。我知道素日她最喜大肉海鮮，從前在永和的大陳村落裡，新鮮的漁獲，道地的年糕和薑茶麵，油炸鰻魚塊，魷魚紅燒肉，都是她的最愛。

「明天要回花蓮，一起上去臺北吧。」我說。

「沒關係，妳爸和我去，很早就出門，妳多睡一下。」阿姨一邊翻找小錢包，婉拒我。她撈出一張五百元鈔票給我。

「好。我身上有。」我輕輕推開她的手。我們三個在飯廳裡，有線電視的聲音蓋不過沉默的僵局。我有一句沒一句的看著電視新聞延伸話題，彼此極力避談阿姨的病況和我的母親。次日我們前後上去臺北，在臺北的交通運樞紐上分道揚鑣，繼續各自未完的人生。

認知發展理論的成人階段，十一歲以上是形式運思期。總有一天，人都將走向對事物有演繹能力，抽象，系統性，合乎邏輯的思考。即使我再不願意，那個蘊含著生命誕生歷程的英文字母「A」，將永遠掛在我的身上，直到死亡，家屬帶著證明書前往戶政事務所通報，那串編碼才能和它上輩子跟隨的肉體，一起除籍。那個被我命名為無知的毛線頭，已被我抽絲，揉擰，我嘗試暫時遺忘鬚化的線頭，鬆開那團毛球，找到束緊的結，一點，一點地打開。上去臺北以後，我們曾經匯聚，流轉，分離。離開臺北以後，也許，我說也許。我自己就是家，無論此地彼地，到哪裡都是我的家鄉。

作者介紹

郭惠珍

現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生。東華大學碩士班畢業，學術專長紅樓夢。善小楷書法，最近不愛攝影。喜讀周作人雜文，楊牧和張愛玲的散文。散文新手，但是會繼續寫下去。

評審意見

廖玉蕙

本文以淡筆寫深沉的諱莫如深。

多元成家的關係，本該糾結如毛球，但在作者筆下卻呈現不可思議的平和表象。所有的怨憎都化入不動聲色的畫面裡，父親變成夜行動物——夜半回家、凌晨離開，彷彿這個家庭見不得人。

兩趟南北交流，讓人印象深刻，卻真辛酸難抑。一是暗夜母親在攜女北上的車上，挺直椅背、面無表情盯視前方的身影速寫；一是在阿姨家中與妹妹捉迷藏，無意中瞥見主臥房內牆上掛著白色木框的父親婚紗照，作者雖心酸卻只能佯裝無視。唯一可見的委婉抗議，只是幾筆帶過同父異母妹妹的豐足，彰顯兩家經濟狀況的懸殊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皮亞傑理論的亂入，梁實秋先生說：散文之道無他，割愛而已。沒有皮亞傑，故事或許會更加順暢圓潤。